

孫中山先生 與日本友人

陳鵬仁 譯

文史叢書73

文史叢書73

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

陳鵬仁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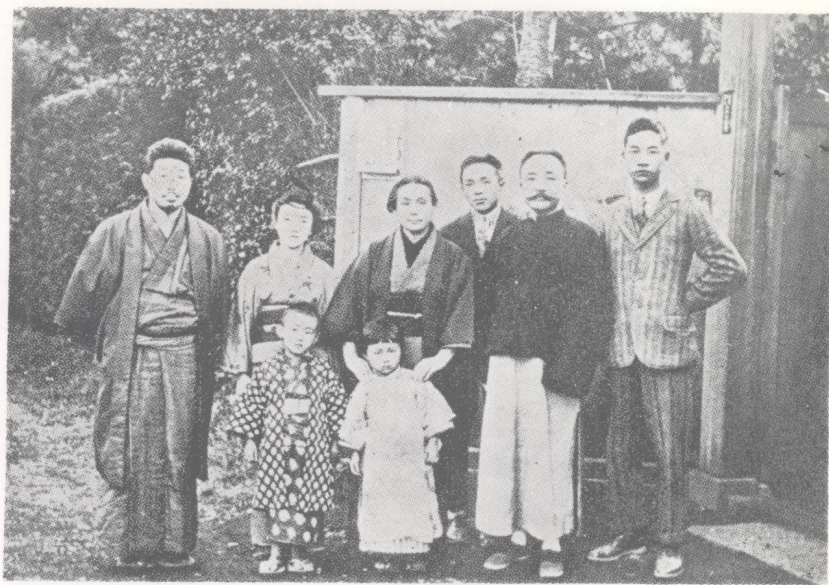
水牛出版社 印行



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在香港丹佛船上。

前排左起第二人爲山田純三郎、胡漢民 國父孫中山、陳少白。

後排左起第六人爲宮崎滔天。



一九二九年在東京宮崎家

後排左起宮崎龍介、宮崎輝子、宮崎槌子、右起第二人爲李烈鈞。
前排爲宮崎智雄及其妹妹落苺。

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於神戸（亦即 國父最後一次訪問日本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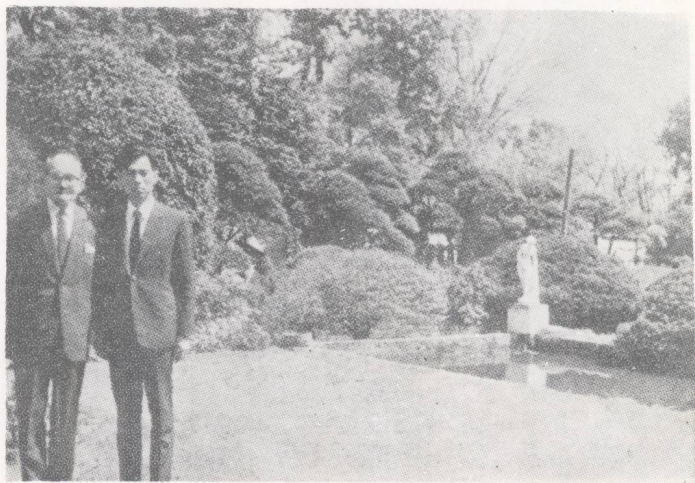
後排左邊算起爲山田純三郎、宮崎龍介、萱野長知、宮崎震作、島田經一、戴季陶、菊池良一。前排左起山田純三郎夫人、宋慶齡、國父孫中山。



晚年的古島一雄



與犬養毅合照的古島一雄



作者與太田宇之助先生合影於東京
太田先生宅庭園（一九六九年三月）

自序

今年是辛亥年，亦即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周年，而爲辛亥革命，日本朋友是出了不少力的。但在這六十年中間，我們卻幾乎沒有做介紹這些日本志士所遺留下來的文獻的工作，對這個事實，我一方面覺得奇怪，另方面又覺得非常可惜，遂決心介紹我認爲值得介紹的東西，而這本書就是它的產物。

在孫中山先生的許多日本朋友當中，本書的這幾位作者，乃是孫先生的真正的朋友，特別是宮崎滔天氏。這是可以從他們的文章，以及孫先生給他們的文電信札看得很清楚的。因此，我相信，本書對於中國革命史，將有它應有的貢獻。

現在要說明的是，本書對於孫先生，有的稱孫中山先生，有的則稱爲孫逸仙先生，這是因爲原文是這樣，爲存真起見，我沒有把它統一起來。

譯這些文章時，除幾篇用過陳鼎正和東方人外，皆以陳鵬仁這個筆名發表的。最後我要

深謝彭震球先生幫我出版此書，並以此書紀念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。

陳鵬仁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於紐約

這一本書的部份原文，係由我在東京留學時的同學駒木晃君幫我在日本國會圖書館影印的；所用照片，大多由宮崎滔天先生的孫婿智雄氏所提供；「給孫逸仙先生的詩」一文，曾請吾師母尉素秋教授修改過；宋龍江兄曾經抽空爲我整理過書稿；李雲漢學長在百忙中曾爲我看了一遍書稿，於此一併致深心的謝意。

陳鵬仁

六二、三、十七、補記於臺北

再版自序

「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」是我有關國父與日本的第一本書。其出版距今已經有十六年。在這期間，我因為工作關係，由紐約到東京，從東京回到臺北。同時，日方也發表了不少有關國父的文獻，故我把它加進去，請水牛出版社再版本書。

除本書外，對於辛亥革命與日本這個主題，我曾經出版了以下好書，請各位讀者能夠參閱。

「三十三年之夢」（水牛出版社）、「宮崎滔天論孫中山與黃興」（正中書局）、「宮崎滔天書信與年譜」（商務印書館）、「論中國革命與先烈」（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）、「宮崎滔天與中國革命」（高雄三信出版社）和「國父在日本」（商務印書館）。

最後，我要由衷感謝水牛出版社負責人彭誠晃先生幫我出版此書，並請各位先生、女士多予指正。

陳鵬仁

七八、十、二十五、臺北

目 錄

自序·····	陳鵬仁·····	一
再版自序·····	陳鵬仁·····	三
孫逸仙其仁如天·····	宮崎滔天·····	一
我參加了辛亥革命·····	萱野長知·····	八
辛亥革命與我·····	古島一雄·····	二三
我對於辛亥革命的回憶·····	宮崎槌子·····	四三
辛亥革命秘話·····	萱野長知·····	六七
孫逸仙是位大戰略家·····	「新日本」編者·····	九五
送迎孫中山先生私記·····	澤村幸夫·····	九九
嗽巖枕濤錄·····	池 亨 吉·····	一三七
孫中山先生從福州亡命日本始末·····	多賀宗之·····	一四七
給孫逸仙先生的詩·····	兒玉花外·····	一五一

青幫・紅幫……………	平 山 周……………	一五八
我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回憶……………	萱野長知……………	一六八
現在猶存的孫中山先生……………	太田宇之助……………	一七三
爲辛亥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位日本人——山田良政……………	平 山 周……………	一七八
宮崎滔天與「三十三年之夢」……………	宮崎龍介……………	一八一
宮崎滔天著「三十三年之夢」解說……………	吉野作造……………	一八九
關於「三十三年之夢」及其中文譯本……………	陳 鵬 仁……………	二一三
關於萱野長知著「中華民國革命秘笈」……………	陳 鵬 仁……………	二二四
黃克強先生軼事……………	陳 鵬 仁……………	二二七

附 錄

孫中山先生給日本人的文電信札……………	二四四
有關孫中山先生的日文文獻……………	二七九
國父旅日年表……………	三七七

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

孫逸仙其仁如天

宮崎滔天

孫逸仙先生是一代的大人物。很慚愧，在今日日本還沒有能夠跟他相比的人物。無論在學問、見識、抱負、膽力、忠誠、和操守，他都比今日的任何日本人高超一等。惟有在十數年如一日地貫徹其清廉這一點，犬養毅始能跟他比肩。而日後的歷史家，如果要用成語來評論孫先生的話，我堅信他們將說：其仁如天，其智如地。

世上雖也有在懷疑孫先生的勇氣的人，但他的勇敢，亦決非普通人所能及。這裏有個非常有趣的證據。這是三合會的頭目鄭弼臣告訴我的。原來，三合會、哥老會等秘密結社的人，都是不學文盲之徒。俗語有言，書以能寫姓名爲已足，但這種人實在連自己的名字也都不會寫。惟其頭目裏頭，有稍微懂得作詩者而已，而鄭弼臣乃是孫先生的同學，但鄭卻從來

不用功。對於鄭弼臣有一齣笑話。

鄭弼臣來日本的時候，曾經帶一個女人來找我。當時我住在東京市芝愛宕下的對陽館，而跟中國革命黨和日本的怪傑有許多來往。鄭弼臣對我說：「我帶來了小姐，請你幫幫忙找個地方住個兩三天。不管誰來找，請告訴他我不在這裏，尤其對孫先生請特別守秘密。」

我生來就是好酒好色的人，鄭弼臣大概看中了這點所以纔來找我設法。我說「好吧好吧」，而把他們帶到密室去。可是這位仁兄，把門一關竟睡了三天三夜而未出門一步。我問旅館的老板娘他怎麼吃飯的，老板娘大笑地說，他睡着吃。

到了第三天，孫先生到我這裏來找鄭弼臣。我說他不在這裏，孫先生卻說「宮崎先生，請讓我跟他見面吧」。孫先生並說，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跟鄭弼臣商量，他到處找了兩三天，都找不到他；鄭弼臣的去處差不多是一定的，所以他平常都能找到鄭弼臣，惟有這次沒找到；除非到這裏，鄭弼臣是沒有旁的地方可去的。

鄭弼臣要我守秘密，但我又覺得孫先生的事情好像很重要。不得已，我便向孫先生說：「孫先生我可以告訴您，但請您不要責備鄭先生」。孫先生說：「不會的，我對於鄭先生這個人是非常瞭解的」。於是孫先生跟着我到後面那密室去。

我大聲喊「鄭先生」，他問「什麼事」，並起來開門。我的個子高大，孫先生矮小，孫先生跟着我後面，鄭弼臣起初沒看見。而當鄭弼臣起床時，忽然看見從我後面伸出頭來的孫先生，於是說了一聲「啊！」又上床並用棉被蓋住全身。

孫先生遂上來而在棉被上輕輕地敲着並喊「鄭先生」，而鄭先生則愈藏愈深，於是孫先生想從腳底那一邊把棉被掀起來，而聽見了小姐大聲喊叫。後來我們會笑說，這時的鄭弼臣真是可愛。總之，孫先生把鄭弼臣喊起來，鄭先生邊穿衣服，邊用中國話跟孫先生談，並匆匆忙忙地一道出去。

現在言歸正傳。我曾向這個鄭弼臣問說：「你為什麼這樣佩服孫先生？」他說：「因為一件事，我真佩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從那件事以來，我不但願爲他效犬馬之勞，甚至把生命獻給他也在所不惜。就在一八九六年，我們曾經準備起事。當時的軍司令官是陸皓東，惟在起義前夕，機密洩漏而受清軍圍攻，陸皓東因此被捕。陸皓東的部下，跑來報告，並要孫先生趕快逃難。陳少白先生聽了，馬上跑出去。而我也緊張得起坐不定。可是孫先生卻處之泰然，並要我們不慌不忙。他說，我們應該先把與同志們聯絡的電文和名單統統燒掉，然後把炸彈藏起來。第二天將從香港來五百援兵，如果不趕緊通知他們的話，這些同志將被一

網打盡，所以遂給他們打「請勿來」的電報。打完了電報，孫先生要大家吃飯。飯後，他跟工人互換衣服穿，而悄悄地走到碼頭去跟羣衆混爲一團。中國的碼頭，人多得不得了，祇要混進這個地方，可以說已進了安全地帶。孫先生從此到澳門，由澳門再到日本，而至美國。這是孫先生二十八歲時候的事情，我實在佩服他臨大難仍能從容、機智地處置，因此相信惟有他纔能完成革命的大業。」

在今日，孫逸仙先生的聲望雖然響遍世界，境遇亦有非常的變化，惟過去因爲立場的關係非暗地策劃一切不可，所以有些人遂以爲孫先生沒有打第一線的勇氣，但這是由於不懂得一九〇八年鎮南關一役實情而有的胡說。

當時孫先生就是站在第一線指揮和參加戰鬥的。黃興親自告訴我說：「我打得很準確，當時孫先生也要射擊，我說太危險了，請您不要出去，但他卻偏偏要出去打。而且打得很準。一會兒，有人受了傷。孫先生便到離開三百多公尺的地方去打水；給負傷者裹傷，孫先生立刻又做了護士長，忙得很。」而孫先生之志在戰場，祇要看他精研中外兵書即可瞭解。單是拿破崙傳，他就看了幾十本。當然，這些都是爲了研究戰術用的。我曾經把孫先生介紹給日本某軍官，日後這位軍官讚嘆說：「孫先生是位了不起的戰術專家。」

不特有關戰爭的書，哲學、政治、經濟等方面的書他也都看。說實在話，他每天勤於看書，除非人家向他開口，他是絕少自動啓口與人閒談的。因此就是在任何嘈雜的地方，他也照樣可以看書。好像看書是他唯一的人生嗜好似的。關於這一點，這裏有一個頗爲有趣的故事。

有一天犬養毅問孫先生說：「您最喜歡的是什麼？」孫先生毫無猶豫地答說“revolution”（革命）。「您喜歡革命，這是誰都知道的，除此而外，您最喜歡什麼？」孫先生邊看犬養毅夫人，邊笑而不答。犬養毅再催問說：「答答看罷」。孫先生答說：“woman”（女人）。犬養拍着手說：「很好」，並問：「再其次呢？」“book”（書）。「這是很老實的說法。我以爲您最喜歡的是看書，結果您卻把女人排在看書前面。這是很有意思的。不過喜歡女人的並不祇是您」，犬養毅哈哈大笑，並佩服孫先生說道：「您這樣忍耐對於女人的愛好而拼命看書，實在了不起。」

到了我們要好朋友的家裏，孫先生是常說日本話的，並且有時候還會用日語說幽默話，不過他自己對於日本話沒有把握，所以對於傍的人他絕少說日本話，而喜歡講英語。我們跟孫先生談話時，大多混用日語和英語，而時或會加些中國話。現在我想舉個他用日語說的幽

默話的例子。

有一次，頭山滿曾經邀請孫先生和陳少白到東京烏森柳田家。當時，新橋的一流藝妓幾乎動員在座。可是孫先生卻照常既不喝酒，也不跟藝妓談笑，而是背靠柱子開始看他的書。頭山滿大概以爲孫先生不會太有愛憎之念，因此問他說：「您覺得在座的女人那一個最漂亮？」孫先生看了看然後答說：「都很漂亮」。頭山再問：「但其中誰最漂亮？」孫先生又答道：「都一樣地漂亮」。此時頭山指着坐在他傍邊的女人說：「是不是這個最漂亮？」這個女人是鼎鼎大名的「洗髮之御妻」，是第二次做藝妓，而跟頭山滿似已有些關係。頭山似乎在期待着孫先生說「是」。然而孫先生看了許久後卻說：「十年前一定比現在更漂亮。」大家都鼓掌歡笑，而「御妻」則說：「看那樣子很老實，但卻會說那麼刻薄的話。」

關於孫先生不大懂日語的事，這裏有一個插曲。當時孫先生住在橫濱，因爲有要緊的事，所以我給他打個「請馬上來」的電報。可是孫先生通常需要遲兩三個小時纔來。陳少白問他爲什麼這樣慢，他說坐火車坐錯了（應該坐到東京的，孫先生乘了往相反方向的火車）。陳少白說：「您不學日語，因此纔會發生這種錯誤，請您學學日語罷。」孫先生對此怒說：「我不是爲學日語而來日本的！」